



胡通

日記全集

4

1923~1927

K825.6
H859-5
4

ISBN 957-08-2710-6



9 789570 827101

08000



胡適日記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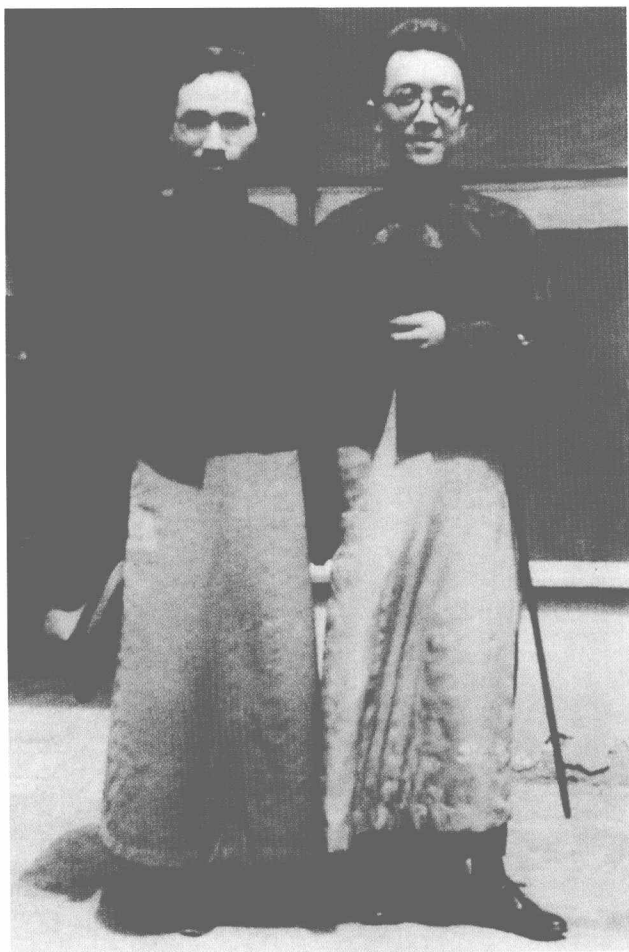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冊

(1923-1927)

曹伯言 整理



胡適1927年攝於紐約



1925年12月，胡適與胡先驕在上海



胡適與高夢旦(左一)、鄭振鐸(左二)及女友曹誠英(右一)合影

不是怕風吹雨打，
不是羨燭照香重，
只喜歡那折花的人，
高興和伊親近。

花瓣兒紛落了

勞伊親手收存

寄與伊心上的人

當一封沒有字的書信。

五五年作瓶花詩通之。



胡適手跡(1925年)

目次

一九二三年	1
南中日記	40
山中日記	74
山中雜記	147
一九二四年	225
我的年譜(1923-1924)	259
一九二五年	295
南行雜記	301
一九二六年	319
日記殘片(二至七月)	321
歐洲日記(一)	325
歐洲日記(二)	349
歐洲日記(三)	456
歐洲日記(四)	591

一九二七年	609
胡適的雜記	652

一九二三年

十二，四，一(S.)

下午，北京中國科學社社友會開會，袁復禮先生講演河南奉天兩處發現的石器時代文化。到者止六人，可見北京講學之風之不振。袁君與安特森(J. G. Anderson)皆以爲古代陶器之有色澤花樣的，是受西方文明的影響。我頗不以爲然。我以爲，與其用互相影響說，不如用平行發展說。前說可以解釋那相似的花樣與相同的用輪作陶器之法，而終不能解釋那中國獨有之空腳鬲。後說則既可以用「有限可能」之理說明偶合，又可以用獨有之樣式爲其佐證。

袁君謂堯稱陶唐，舜亦有業陶的傳說，同時又有皋陶，或者堯舜時代只是一個陶器時代？堯舜皋陶也許還是「陶器大王」呢？此說不當僅以戲言忽之。

《清華週刊》記者來書^①

適之先生：

在《努力週報》的增刊，《讀書雜誌》第七期上，我們看見先生為清華同學們擬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。我們看完以後，心中便起了若干問題，現在願說給

① 本文及後文原載當日《清華週刊》，後作為〈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〉的附錄，收入《胡適文存》一集卷二。《日記》中「來書」係黏附剪報，但只有其中的「第二」點，「答書」係手稿，但只有「書目」，現均據《文存》補全。——編者

先生聽聽，請先生賜教。

第一，我們以為先生這次所說的國學範圍太窄了。先生在文中並未下國學的定義，但由先生所擬的書目推測起來，似乎只指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而言。思想史與文學史便是代表國學麼？先生在《國學季刊》的發刊宣言裡，擬了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系統，其中包括一、民族史，二、語言文字史，三、經濟史，四、政治史，五、國際交通史，六、思想學術史，七、宗教史，八、文藝史，九、風俗史，十、制度史。中國文化史的研究，便是國學研究，這是先生在該宣言裡指示我們的。既然如此，為什麼先生不在國學書目文學史之部以後，加民族史之部、語言文字史之部、經濟史之部……呢？

第二，我們一方面嫌先生所擬的書目範圍不廣；一方面又以為先生所談的方面——思想史與文學史——談得太深了，不合於「最低限度」四字。我們以為定清華學生的國學最低限度，應該顧到兩種事實：第一是我們的時間，第二是我們的地位。我們清華學生，從中等科一年起，到大學一年止，求學的時間共八年。八年之內一個普通學生，於他必讀的西文課程之外，如肯切實的去研究國學，可以達到一個什麼程度，這是第一件應該考慮的。第二，清華學生都有留美的可能。教育家對於一般留學生，要求一個什麼樣的國學程度，這是第二件事應該考慮的。先生現在所擬的書目，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，因為書目太多，時間太少。而且做留學生的，

如沒有讀過《大方廣圓覺了義經》或《元曲選一百種》，當代的教育家，不見得會非難他們，以為未滿足國學最低的程度。

因此，我們希望先生替我們另外擬一個書目，一個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。那個書目中的書，無論學機械工程的，學應用化學的，學哲學文學，學政治經濟的，都應該念，都應該知道。我們希望讀過那書目中所列的書籍以後，對於中國文化，能粗知大略。至於先生在《讀書雜誌》第七期所列的書目，似乎是為有志專攻哲學或文學的人作參考之用的，我們希望先生將來能繼續發表民族史之部、制度史之部等的書目，讓有志於該種學科的青年，有一個深造的途徑。

敬祝先生康健

《清華周刊》記者。十二年，三月，十一日。

答書

記者先生：

關於第一點，我要說，我暫認思想與文學兩部為國學最低限度；其餘民族史、經濟史等等，此時更無從下手，連這樣一個門徑書目都無法可擬。

第二，關於程度方面和時間方面，我也曾想過，這個書目動機雖是為清華的同學，但我動手之後就不知不覺的放高了，放寬了。我的意思是要用這書目的人，從這書目裡自己去選擇；有力的，多買些；有時間的，多讀

些；否則先買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，也不妨；以後還可以自己隨時添備。若我此時先定一個最狹義的最低限度，那就太沒有伸縮的餘地了。先生以為是嗎？

先生說，「做留學生的，如沒有讀過《圓覺經》或《元曲選》，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。」這一層，倒有討論的餘地。正因為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，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，不肯多讀點國學書，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，回國後也沒有多大影響。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，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學生或候補留學生知道《元曲選》等是應該知道的書。

如果先生們執意要我再擬一個「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」，我只好在原書目加上一些圈；那些有圈的，真是不可少的了。此外還應加上一部《九種紀事本末》（鉛印本）。以下是加圈的書：

《書目答問》	《法華經》	《左傳》
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	《阿彌陀經》	《文選》
《九種紀事本末》	《壇經》	《樂府詩集》
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	《宋元學案》	《全唐詩》
《老子》	《明儒學案》	《宋詩鈔》
《四書》	《王臨川集》	《宋六十家詞》
《墨子閒詁》	《朱子年譜》	《元曲選一百種》
《荀子集注》	《王文成公全書》	《宋元戲曲史》
《韓非子》	《清代學術概論》	《綴白裘》
《淮南鴻烈集解》	《章實齋年譜》	《水滸傳》

《周禮》	《崔東壁遺書》	《西遊記》
《論衡》	《新學偽經考》	《儒林外史》
《佛遺教經》	《詩集傳》	《紅樓夢》

讀梁漱溟先生的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^①

我是自己有一套思想，再來看孔家諸經的：看了孔經，先有自己意見，再來視宋明人書的：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。（本書頁二七九）

我們讀梁漱溟先生的這部書，自始至終，都該牢牢記得這幾句話。並且應該認得梁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：他自己說：

我這個人本來很笨，很呆，對於事情總愛靠實，總好認真。……我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，就愛尋求一條準道理，最怕聽「無可無不可」的話，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，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著一條線去走。（本書自敘）

我們要認清梁先生是一個愛尋求一條「準道理」的人，是一個「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」的人。懂得這兩層，然

① 本文原載《努力週報》增刊《讀書雜誌》第8期，後收入《胡適文存》二集卷三。此處係黏附原載剪報。——編者

後可以放膽讀他這部書，然後可以希望領會他這書裡那「真知灼見」的部分，和那蔽於主觀成見或武斷太過的部分。

一

梁先生第一章緒論裡，提出三個意思。第一，他說此時東方化與西方化已到了根本上的接觸，形勢很逼迫了，有人還說這問題不很迫切，那是全然不對的（頁四至十一）。第二，那些人隨便主張東西文化的調和融通，那種「糊塗，疲緩，不真切的態度，全然不對」（頁十二至十八）。第三，大家怕這個問題無法研究，也是不對的。「如果對於此問題覺得是迫切，當真要求解決，自然自己會要尋出一條路來。」（頁十八至二十）

這三層意思是梁先生著書的動機，所以我們應該先看這三層的論點如何。

梁先生是「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」，故我們先討論那關於他自己思想的第三點。他說，「我的生活與思想見解是成一整個的。思想見解到那裡，就做到那裡。」又說，「旁人對於這個問題自己沒有主見，並不要緊，而我對於此問題，假使沒有解決，我就不曉得我作何種生活才好！」（頁十九）這種知行合一的精神，自然是我們應該敬仰佩服的。然而也正因為梁先生自己感覺這個問題如此迫切，所以他才有第一層意思，認定這個問題在中國今日果然是十分迫切的了。他覺得現在東方化受西方